八編類纂

七十四

亂類

1 加3
1717
77-74

芸七十七

1717
77-74

左編

亂類

唐安祿山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偃攜以歸、國初將軍安道買、次男貞節、爲嵐州別駕、收獲之、年十餘歲、以與其兄及延偃相攜而出、感媿之約與思順等並爲兄弟、得依其家、乃冒姓安、及長忮忍多智、善億測人情、通六蕃語、爲互市郎、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

奇

術守珪媚利貞媚責妃

井乞右私賄祿山無由得進

兩蕃耶何殺我守珪壯其語釋之與史思明俱爲捉生知山川水泉處常以五騎擒契丹數十人守珪異之稍益其兵有討輒尅拔爲偏將守珪醜其肥由是不敢飽因養爲子擢幽州節度副使於是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諂媚多出金諧結左右爲私恩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乃授營州都督使者往來陰以賂中其嗜一口更譽玄宗始才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爲節度祿山爲之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三年代裴寬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祿山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正員長官御史中丞僉鴻臚亭四載奚契丹殺公主以叛祿山幸邀功肆其侵暴於是兩蕃貳祿山起軍繫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於臣乃祠二將于非郡其詭誕敢言不疑如此席豫爲河非黜陟使言祿山賢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已乃請顓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羣議不能軋卒亂天下林甫啓之也令見太子不拜左右擿語之祿山曰臣不識朝廷儀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再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爲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妃後帝怪之

答曰番人先母後父帝大悅命與楊銛及夫人約爲
兄弟銛是祿山令麾下劉駱谷居京師伺朝廷隙六
載進御史大夫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惟
祿山倚恩入謁倨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
位大夫林甫見鉷鉷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墜
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割其端祿山大駭以爲神每
見雖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巳袍
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
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
效優人李龜年爲帝學之帝以爲樂晚益肥腹緩及

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
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每
乘驛入朝半道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
太子曰自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
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文人忘戰帝春
秋高燮黯鉏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
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聯
貌久乃去更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時兵積穀養同
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爲假子教家奴善弓矢
者數百畜單于蘆眞大馬三萬牛羊五萬引張通儒

平浿署幕府以高尚典書記嚴莊掌簿最阿史那承
慶安太清安守忠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廷玠高
邈崔乾祐尹子奇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眞皆
拔行伍署大將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至大
會祿山賜重牀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侍左右引見
諸賈陳犧牲安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陰令羣賈市錦
綵朱紫服數萬爲叛資。月進牛橐駝鷹狗奇禽異獸
以蠱帝心而人不聊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邊
乃結契丹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
數千人獻馘闕下帝不知賜鐵券封柳城郡公進爵
東平郡王九歲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賜永寧國爲
邸入朝楊國忠兄弟姊妹迎之新豐給玉食至溫湯
將校皆賜浴帝幸望春宮以待獻俘入千詔賜永穆
公主池觀爲游燕地徙新第請墨勅召宰相宴是日
帝將擊毬乃置會命宰相皆赴帝獵苑中獲鮮禽必
馳賜詔上谷郡五鑪許鑄錢又求兼河東遂拜河東
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男子凡十一帝以慶宗
爲太僕射慶緒鴻臚卿慶長秘書監十一載率河東
兵討契丹告奚曰彼背盟我將討之爾助我乎奚爲
出徒兵二千鄉導至土護眞河祿山計曰道雖遠我

舉事疎莽

疾趨賊乘其不備破之固矣乃勑人持一繩盡欲縛
契丹晝夜行三百里次天門嶺會雨甚弓弛矢脫不
可用祿山督戰急大將何思德曰下方疲宜少息使
使者盛陳利害以脅賊賊必降祿山怒欲斬以令軍
乃請戰思德貌類祿山及戰虜叢矛注矢邀取之傳
言祿山獲矣奚聞亦叛來攻祿山營士略盡祿山中
流矢引奚兒數十棄衆走山而墜慶緒孫孝哲掖出
之夜走平盧部將史定方以兵鑿戰虜解圍去祿山
不得志乃悉兵號二十萬討契丹以報帝聞詔朔方
節度使阿布思以師會布思者九姓首領也偉貌多

用奚之難

得布思固入力何雄

權略開元初爲默啜所困內屬帝寵之祿山雅忌其
才不相下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而叛轉入
漠北祿山不進輒班師會布思爲回紇所掠奔葛邏
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北廷
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衆則兵雄愈倨肆太子及
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是時國忠疑隙已深建言
追還朝以驗厥狀祿山揣得其謀乃馳入謁帝意遂
安十三載來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
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必欲殺臣以其心帝慰解之拜
尚書左僕射實封千戶奴婢第產稱是詔還鎮又請

爲閑廐隴右羣牧等使表吉温自副其軍中有功位
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祿山之還帝御望春
亭以餞斥御服賜之祿山大驚不自安疾驅去至淇
門輕艫循流下萬夫挽縴而助日三百里既總閑牧
因擇良馬内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
言者帝必縛與之十四年春正月祿山使副將何千
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元素謂楊國
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上竟從
祿山之請他日國忠元素曰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
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翙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

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琳
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
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
志朕自保之未幾璆琳事泄帝託它罪殺之自是始
疑然祿山亦懼朝廷圖已每使都至稱疾不出嚴衛
然後見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陽再旬不見既而
使武士挾引無復臣禮士淹宣詔還不敢言帝賜慶
宗娶宗室女手詔祿山觀禮辭疾甚獻馬三千匹騶
勒自信車三百乘乘三士因欲襲京師河南尹達奚
珣極言母内騶兵詔可帝賜書曰爲卿別治一湯可

尚不信那

會十月朕待卿華清宮使至祿山踞牀曰天子安穩否乃遣使者別館使還言曰臣幾效冬十一月反范陽獨與嚴莊高尚阿思那承慶密謀會有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勅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騰榜郡縣以高尚嚴莊爲謀主孫孝哲高邈張通儒通晤爲腹心兵凡十五萬號二十萬師行日六十里先三日令大將置酒觀繪圖起燕至洛山川險易攻守悉具人人賜金帛并授圖使賈循主留務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燕老人叩馬諫祿山使嚴莊好謂曰吾憂國之危非私也禮遣之因下令有沮軍者夷三族凡七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色車駕還京師斬慶宗賜其妻康玄榮義郡主亦玄下詔切責祿山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匹可忍賊遣高邈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尹楊光翽殺之以張獻誠守定州祿山謀逆十餘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衣服或重譯以達故蕃夷情僞悉得之祿山通夷語躬自慰撫皆釋俘囚爲戰故其下樂輸效所戰無前邈最有謀勸祿山取李光弼爲左司馬不納既而悔之憂見顏色久而曰

李泌欲從此路搗燕何千年欲從此路搗關中適亦有益也

州縣虛

史思明可當之賊之未反邈爲謀聲進生日直取洛陽無殺光顯天下當未有知者賊不從何千年亦勸賊令高秀巖以三萬兵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卿坊使李歸仁張逼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團琴士萬五千入蒲關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略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入海絕海收淄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弗用時兵暴起州縣發官鐘仗皆牢朽鈍折不可用挺持鬬不能克吏皆棄城匿或自殺不則就擒日不絕北京以聞上未之信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

禁衛虛

忠曰反者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禁衛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挽弓禰劒繫乃發左藏庫大募兵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請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上悅以爲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備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以張介然爲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使十二月以榮王琬爲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

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繩維舟集槎以結冰一昔合遂濟陷靈昌郡又三日下陳留榮陽敗封常清靈昌及陳留殺張介然又殺榮陽太守崔無詖制發朔方河西隴右兵赴行營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效之封常清帥餘衆至陝謂高仙芝曰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趣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恟懼會祿山據東京見宮闕尊雄銳情

僭號故兵久不西朝廷得爲之備兵亦稍集東平太守吳王祗起兵討賊以永王璘爲山南節度使頴王敷爲劍南節度使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娣併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衛士請命於上事遂寢平原太守顏眞卿起兵討賊邊令誠數以事干高仙芝仙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封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齎勅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仙芝曰我遇敵而退則宜矣謂我盜減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

稱枉其聲振地遂斬之上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爲行軍司馬蕃將火拔歸仁等將部洛以從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丘良丘又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無所統一翰用法嚴而不恤下士卒皆懈弛無鬬志祿山之至藁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至是將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張通幽等皆預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從弟眞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矣朔方軍至并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脅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

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
難以當山西之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
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
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部響應凡十七郡皆
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趙郡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
城六郡皆爲國守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
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郊
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
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
時發(可當)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

燧亾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
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尹子奇進圍睢陽張巡許遠
濟太守李隨眞源令張巡等相繼起兵旬日衆數萬
子奇至襄邑而還明年正月祿山僭稱雄武皇帝國
號燕建元聖武子慶緒王晉慶和王鄭達奚珣爲左
相張通儒爲右相嚴莊爲御史大夫署拜百官杲卿
使其子泉明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張
通幽泣請曰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
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
泉明更其表多自爲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

起兵繞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承業使者至京師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為衛尉朝命未至而常山已陷矣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罵之二人凡數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於是鄴廣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為賊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李奐將七千人李暐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為思明所敗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郭子儀薦光弼以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眞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以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加顏眞卿河北採訪使眞卿擊魏郡拔之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眞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眞卿屯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眞卿每事咨之於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眞卿不以為

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勅加
進明河北招討使李擇交等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
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
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夏四月郭子儀李
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郡還圍博陵
軍恒陽希德請濟師於賊賊以二萬騎涉滹沱入博
陵牛廷玠發鴈檀等兵萬人來助思明益强與光弼
戰敗于嘉山光弼收郡十三河南諸郡皆嚴兵守潼
關不開祿山懼欲還范陽遣孫孝哲西攻長安楊國
忠問將於左拾遺張鎬及蕭昕鎬昕薦來瑱爲潁川

太守前後破賊甚衆人謂之來噲鐵平盧軍將劉客
奴董秦王玄志同謀殺呂知誨遣使踰海與顏眞卿
相聞請取范陽以自効眞卿時惟一子頗才十餘歲使詣客奴爲質朝廷聞之
以客奴鎮平盧賜名正臣秦及玄志拜官有差以號
王巨爲河南節度使賊圍南陽太常卿張垍薦號王
巨有勇畧上徵吳王祗還以巨代之引兵至藍田賊
解圍走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
破之復河北十餘郡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莫不
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

國忠欵用已不顧國家事

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趨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備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六月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沮河陿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麗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賊乘高下木

如何不聽

笑人者如是

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
轒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
以草車數十乘塞轒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
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射之日
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
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翰獨以麾下百餘騎走
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
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以降賊俱送洛陽
祿山以翰爲司空謂歸仁不忠斬之於是河東率陰
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

不如此賞如國忠何以次之也

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
上然之以崔光遠爲西京留守遣令誠掌宮闈管鑰
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
閑廐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
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
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
所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匿光遠
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既過便橋
楊國忠即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奈何絶其
路留高力士撲滅之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

艱難中有人主之信

國忠不欲太子監國

伏誅、明日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謂爲御史中丞、克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謂曰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衆以爲然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遂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轡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爲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厩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女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兒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俶倓皆太子之子也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疋、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自是流言始息、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

俠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俠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二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收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帝至河地以崔圓同平章事圓奉表迎車駕且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卽以爲相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遣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剖其心以祭安慶宗

搜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埔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埔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谷東西絡繹二百里宮嬪散匿行哭將相第家委棄貨不貲羣不逞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剽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財貨盡掠之府縣因株根牽連勾剥苛急百姓愈騷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既陷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

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郭子儀李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王俌守常山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擊敗之帝至普安以房琯同平章事秋七月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游判官崔漪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

雖云權宜實大計

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秋七月即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同平章事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

可從後逸去、至武靈産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上皇制以太子爲兵馬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閤、惟憐赴江陵、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遣其將高嵩以勅書縚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乂斬之、李泌至靈武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覘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宴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覩

靈武可以即位詔命亦可從詢

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即自宰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兵七千、屬以忠義、而遣之、上皇至成都、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常山太守王俌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有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宗仙運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將軍若以國家爲念移據常山則洪勳盛烈孰與爲比若凝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

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也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賀蘭進明遣叅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方今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以爲江淮租庸使、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漢而上至羊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琦作榷鹽法、國用以饒、史思明陷滎城、祿山取長安、樂

上犀象詣洛陽、九月史思明陷趙郡、常山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豳王守禮之子承寀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靈武、使者至罽賓、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勅爲詔、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候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

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
固請上不許寘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初李
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
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勅盡革其弊開諫諍
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
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房琯爲招討節度使與賊戰
于陳濤斜敗績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永王璘反上
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回紇遣葛邏支將兵
入援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
龐堅殺之虜性卑爲殘虐諸大將欲有容決皆博庇

莊以見雖腹心雅故皆爲仇敵郡縣相與殺守將迎
王師前後反覆十數城邑墟矣肅宗治兵靈武天下
日跂首待長安相傳太子西來矣人聞輒東走闕里
至空都畿豪傑殺賊吏自歸者無虛日帳下李猪兒
者本降豎幼事祿山甚謹使爲閽人愈親信祿山腹
大垂膝每易衣左右共舉之猪兒爲結帶雖華清賜
浴亦許自隨及老愈肥曲隱常瘡既叛不能無恚懼
至是目復盲俄又得疽疾尤卞躁左右給侍無異輒
效或箠掠訶辱猪兒尤數雖嚴莊親侍時時遭笞故
二人深怨祿山初慶緒善騎射未冠爲鴻臚卿賊僭

號、嬖段夫人愛其子慶恩、欲立之、慶緒懼不立、莊亦
疑難作不利已、私語慶緒曰、君聞大義滅親乎、自古
固有不得已而爲者、慶緒曉曰、唯唯、又語猪兒曰、汝
事上罪可數乎、不行大事、亦無日、遂與定謀、至德二
載、正月朔、祿山朝羣臣劍甚罷、是夜莊慶緒持兵扈
門、猪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盲捫佩刀不得、
振幄柱呼曰、是家賊、俄而腹潰于牀、卽亦年五十餘、
包以氈、瘞埋牀下、因傳疾甚、僞詔立慶緒太子、又矯
稱祿山傳位慶緒、乃僞尊太上皇、既襲僞位、改載初
元年、卽縱樂飲酒、委政於莊、而兄事之、先是有星犯

鼎、韋見素言於帝曰、鼎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天、
祿山將亦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
應在刑、鼎金忌火、行當火位、鼎之昏中、乃其時也、既
亦其月又亦其日正月甲寅祿山其瘡乎帝曰、賊何
等亦、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在、鼎犯以丙申、金、
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金
本同末異、還以相尅、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
乎、及祿山亦、日月皆驗、慶緒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
長安、史思明領范陽鎮恒陽軍、牛廷玠屯安陽、張志
忠戍井陘、各募兵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

與許遠拒却之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平
盧節度使劉正臣卒爲安東都護王玄志所酖也二
月帝至鳳翔慶緒使思明守范陽江南採訪使李成
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初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
南東道節度使魯炅於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
籍上遣宦官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
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眞卿自河北至
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
不過亾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以十騎偕
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炅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
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
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
其衝要南夏得全於是廣平王思禮將後軍回紇葉護以兵
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回紇葉護以兵
從張通儒等衆兵十萬陣長安中賊皆奚素畏回紇
既合驚且囂王分精兵與嗣業合擊之賊大敗引而
東通儒棄妻子奔陝郡王師入長安思禮清宮僕固
懷恩以回紇南蠻大食兵前驅王悉師追賊嚴莊自
將兵十萬與通儒合鉦旗震百餘里尹子奇已殺張
巡悉衆十萬來并力營陝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

山設伏、按軍北崦、以待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遇輒北、王師逐之、入賊壘、賊張兩翼攻之、追兵没、王師亂、幾不能軍、嗣業馳殊效鬬、回紇自南山繞擊其背賊驚、遂亂、王師復振、合攻之、殺掠不勝算、賊大敗、自陝屬于洛、莊跳還與慶緒守忠逼儒等劫殘軍走鄴郡、王入洛陽、大陳兵天津橋、偽侍中陳希烈等三百人素服叩頭待罪、王勞曰、公等脅汗非反也天子有詔赦罪皆復爾官衆大喜於是陳智殺賊將尹子奇以降莊妻薛舍獲嘉紿言永王女詣營、及見王、辭曰、莊欲降、願得一信、王與子儀謀、莊若至者、餘黨可論而下、乃約莊賜鐵券、莊乃降、乘驛至京師、肅宗引見釋其效、授司農卿、阿史那承慶以其衆三萬奔恒越或趨范陽、其從慶緒者、痍卒纔千餘、會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頼川、武令珣自南陽、各以衆來、邢衛洛魏、募兵稍稍集衆六萬、賊復振、以相州爲成安府、太守爲尹、改元天和、以高尚平洌爲宰相、崔乾祐孫孝哲牛廷玠爲將、以阿史那承慶爲獻城都王安守忠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從禮左羽林大將軍、然部黨益携解由是能元皓以偽淄青節度使高秀巖以河東節度使並納順德州刺史王暕其州刺史宇文寬

皆背賊自歸河北諸軍各嬰城守賊使蔡希德等以兵攻陷之戮於市膾其肉慶緒懼人之貳已設壇加載書歃血與群臣盟然承慶等十餘人送密款有詔以承慶爲定襄郡王守忠左羽林大將軍歸德郡王從禮順義郡王蔡希德德州刺史李廷訓荆州刺史自裨校等數數爲國間賊而慶緒等治宮室觀榭塘沼汎樓船爲水嬉長夜飲通儒等爭權不能一凡有建白衆共詆沮之希德最有謀剛狷謀殺慶緒爲内應通儒以他事斬之麾下數千皆亾去希德素得士舉兵恨歎慶緒以崔乾祐爲天下兵馬使權震中外

悾悍少恩士不附是時李泌歸衡山郭子儀遣兵取河陽及河内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十二月上皇還西京崔器吕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僞准律皆應處死李峴以爲賊陷西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

若不能活均埠奴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均爲汝長流領南均爲賊毀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羣臣在鄴者聞赦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置左右納武軍取元從子弟克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爲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乾元元年帝詔郭子儀率九節度兵凡二十萬討慶緒攻衛州遂渡河背水壁而待慶緒遣安太清拒戰聞衛州已圍則鼓而南作三軍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既戰王師僞却慶緒逐之遇伏而潰慶緒走子儀引軍躡賊戰愁思崗賊復敗自是鋭兵盡矣因嬰鄴自固使薛嵩以厚幣求救於史思明思明遣李歸仁將兵萬三千壁滏陽未進而王師圍已固築城濬隍三周次安陽水灌城城中棧而處糧盡易口以食米斗錢七萬餘一鼠錢數千屑松飼馬賃牆取麥秸濯糞取芻城中欲降不得賊更以太清代乾祐將於是思明有衆十三萬三分其軍趨鄴明年營安陽慶緒急乃遣太清奉皇帝璽綬讓思明思明以書示軍中咸呼萬歲乃約慶緒爲兄弟還其書慶緒大悅王師不利

九節度奔還、子儀斷河陽橋、戍穀水、思明進屯鄴南、慶緒收官軍餘燼尚十餘萬石、召孝哲謀拒思明、諸將皆曰、今日復背史王乎、遍偏尚剡皆請自往謝思明、慶緒許諾、思明見爲流涕、厚禮遣還、三日、慶緒未出、思明請慶緒軟血盟、不得已以五百騎詣思明軍先、此思明令軍中擐甲、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暴師遠來、臣之罪、唯王圖之、思明恚曰、兵利不利、亦何事、而爲人子、殺父求位、非大逆邪、吾乃爲太上皇討賊、顧左右牽出斬之、慶緒數日周萬至、萬至、進曰、慶緒爲君矣、宜賜死、乃并四弟縊之、又誅尚孝哲乾祐殊而膊之、思明改葬祿山以王禮、僞謚燕剌王、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初祿山陷東京、以張萬頃爲河南尹、士人宗室賴以免者衆、肅宗嘉其仁、拜濮陽太守、

左編

亂類

史思明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躁健譎狡、與安祿山共鄉里、少事特進烏知義、以輕騎覘賊、多所擒獲、逼六番譯亦爲互市郎、頃之、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爲邏騎所困、欲殺之、紿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邏以爲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

然、疑眞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步將鎖高者名聞中國思明欲擒以贖罪詠王曰、從我者雖多、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至中國、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戎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爲盜、請備之、主潛師迎犒、殺其衆、囚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表折衝與祿山俱爲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從祿山討契丹、祿山敗單騎走師州、殺其下左賢哥解、魚承仙自解思明逃山中、再閱旬、裒散卒、得七百、追見祿山平盧、祿山喜握手曰、

計而奴矣今故在、吾何憂、思明語親密曰、吾聞進退在時、向早出、隨哥解地下矣初賊先獲信都刺史烏承恩母妻及子從、則思明使從則諭承恩、故承恩遂降、思明與之把臂飲酒而恩明兵尚五萬、騎三千、擊饒陽李系、自燔奴思明兵所嚮、縱其下惟剽淫奪人妻女、以是士最奮、是時舉河北悉入賊、生人貲產掃地、壯齎負老、嬰則殺之、祿山爲署范陽節度使、始麾下騎纔二千、同羅步曳落阿止二千、既數勝兵最强、以精卒五萬畀尹子奇、度河劫海北以震淮徐、會回紇襲范陽、范陽閉不出、子奇乃還救遂不克至德二

載、與蔡希德高秀巖合十萬攻太原、是時李光弼使
部將章奉璋以兵守故關、思明攻陷之、奉璋走樂平、
思明取攻具山東、奉璋匿士、廣陽改服、紿爲賊使者、
責其後期、斬數人、引衆得還太原、時光弼固守且十
月不能拔而安慶緒襲位、賜姓安、名榮國、爵嫣川郡
王、賊之陷兩京、常以橐它載禁府珍寶、貯范陽如丘
阜然、思明見富強懶然驕、欲自取之已而慶緒敗走
湘州、殘士三萬、北歸無所屬、思明擊殺數千人、降之、
慶緒知其貳、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詣思明議事、且
共圖之、判官耿仁智欲以大誼動賊、請間曰、昔祿山

方強、誰敢不服、大夫事之固無罪、今天子聰明勇智、
有少康宣王風、公誠發使輸誠無不納、此轉禍入福
之秋也、思明曰善（詐）、承慶等未知、以五千騎來、思明介
而勞、前謂曰、公等至、士不勝喜、然邊兵素憚使者威、
不自安、請弛弓以入從之、思明遂以承慶守忠入內、
廳飲樂之、別令諸將於其所分收其甲仗、其諸郡兵
皆給粮恣歸之、欲留者分隸諸營、遂拘承慶斬守忠、
李立節之首李光弼使衙官敬儇招之、遂令衙官賫
子昂奉表、以所管兵衆八萬人及以僞河東節度高
秀巖來降、肅宗大悅、封歸義王范陽長史御史大夫

河北節度使朝義已下并爲列卿秀巖雲中太守以
其男如岳等七人爲大官使内侍李思敬將軍烏承
恩宣慰使令討殘賊然思明外順命内實通賊益募
兵帝知之明年改乾元元年四月肅宗使烏承恩爲
副使候伺其過而殺之初承恩父知義爲節度思明
常事知義亦有開奬之恩以此李光弼冀其無疑因
謀殺之承恩至范陽數漏其情夜取婦人衣詣諸將
家以翻動之意諭之諸將以白思明甚懼無以爲驗
有頃承恩與思敬從上京來宣恩命畢將歸私第思
明留承恩已令幃所寢之牀伏二人於其下承恩有

小男先留范陽思明令省其父夜私於其子曰吾受
命除此逆胡便授吾節度矣牀下二人叶呼而出以
告思明思明令執之搜其衣囊得朝廷與阿史那承
慶鐵券及光弼與承恩之牒云承慶事了即付鐵券
不了不可行之又得簿書數百紙皆載先所從反軍
將名思明語之曰我何負於汝而至是耶承恩稱永
罪此太尉光弼之謀也思明集軍將官吏百姓西向
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萬衆之兵降國家赤心
不負陛下何至殺臣因楊殺承恩父子囚李思敬遣
使表其事朝廷又令中使慰諭云國家與光弼無此

耿仁智表去

事乃承恩所爲殺之善也思明曰公等言是乃令耿仁智張不矜修表請誅光弼不矜初以表示思明及封入函仁智盡削原誅光弼不然臣請自領兵往太去之寫表者密告思明思明執二人曰汝等何得負我命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意欲活之令召入復謂曰爾事我三十年今日我不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固有一死須存忠節今大夫納邪說再圖反縱延旬月不如早死請速如斧鉞思明大怒亂捶殺之九節度使圍相州急慶緒間道求救思明懼王師未敢進俄而蕭華舉魏州歸天子思明乃引兵擊魏拔之殺數萬人乾元二年正月朔築壇稱大聖周王建元應天以周鷟爲司馬救相州却王師殺慶緒并其衆欲遂西略虞根本未固即留朝義守相州自引還四月更國號大燕建元順天自稱應天皇帝以朝義爲懷王號范陽爲燕京洛陽周京長安秦京更以州爲郡鑄順天得一錢欲郊及藉田聘儒生講制度或上書言北有兩蕃西有兩都勝負未可知而爲太平事難矣思明不悅遂祠祀上帝是日大風不能郊留子朝清守幽州使阿史那玉向貢張通儒等輔之兵四出寇河南身出濮陽使令狐彰絕黎陽朝義出白馬周

萬志自朗良河圍汴州、於是節度使許敘冀濮州、刺史董泰等梁浦田神功皆附賊、即命叔冀與李祥守汴州、徙泰等家屬平盧使浦神功下江淮、約曰、得地人取貲二艫、思明乘勝鼓行、西陷洛陽、破汝鄭滑三州、圍李光弼河陽、不能拔、使安太清取懷州、守之、光弼攻之、太清降、思明又遣田承嗣擊申光等州、王同芝擊陳許敬釭擊兗鄆薛嶝擊曹上元二年三月思明以計敗光弼兵於北邙、王師棄河陽懷州、京師震恐、益兵屯陝州、思明遂西、使朝義爲先鋒、身自宻陽繼進、朝義攻陝、敗于姜子坂、退壁永寧、思明大怒、召朝義并駱悅許季常、將誅而釋之、詬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欲追朝義清自副、又敕朝義築三角城居糧、終日畢、未塡而思明至、怒不如約、辭曰、士疲少息耳、思明曰、汝惜士而違我令耶、據鞍畢塡、乃去、顧曰、朝下陝夕、斬是賊朝義懼、思明居傳舍、令所愛曹將軍擊刁斗呵衛、駱悅等被讓即共說朝義曰、向兵敗悅與王死無日不如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不應悅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季常以言動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愛優諢、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

牀叱咤、優問故荅曰、我夢羣鹿渡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廁、優相謂曰、胡命盡矣少選、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對、輒殺數人、共指廁思明知有亂、踰垣出、至廄下、將乘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問難所起、曰懷王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長安、大呼懷王、三曰囚我可也、無取殺及名、復罵曹將軍曰、胡誤我左右、反接縛之、送柳泉傳舍、縊死思明、以氈裹尸、橐駝負還東京、朝義乃即位、建元顯聖、初思明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爲尊、朝義薛長子寬、厚下多附者、及難起、陰令向貢阿史那

玉圖朝清、朝清喜田獵、戕虐從思明、淫酗過之、養帳下三千人、皆剽賊輕死、貢給計曰、聞上欲以爲皇太子、且車駕在遠、王宜入侍、朝清謂然趨帳下出治裝、貢使壯士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擐甲登樓、貢等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玉軍僞北、朝清下被執、與母辛俱死、張通儒不知、引兵戰城數日不克、亦死、貢攝軍事、未幾、玉襲殺之、自爲長史、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凡胡酋者、無長少悉誅、以李懷仙爲幽州節度當此時、洛陽諸郡人相食、城邑榛墟、又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故輩行、恥爲朝義

屈召兵輒不至欲還幽州會雍王以河東朔方回紇
十餘萬討賊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先鋒魚朝恩
郭英乂殿入自龍池李抱玉薄河陽李光弼徑陳留
合兵始代宗召南北軍諸將問所以討賊計開府儀
同三司管崇嗣曰我得回紇無不勝帝曰未也右金
吾大將軍薛景仙曰吾若不勝請以勇士萬爲椎鋒
死賊帝曰壯矣右金吾大將軍公孫全緒曰賊若背
城戰破之必矣若閉城堅留歹未可取也且回紇短於
攻城持久勢且沮我若休士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
陳留抱玉擣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被脅

從者相疑則滅可待帝曰善命潼關陝戒嚴師次洛
陽馳兵下懷州王師部伍靜嚴賊有懼色朝義以師
十萬距橫水戰大敗俘馘凡六萬朝義燒明堂東奔
汴州僞節度使張獻誠不納自濮北趨幽州東都再
更亂英乂朝恩等不能戰軍與回紇縱掠廷鄭汝閭
井至無烟方洌寒人皆連紙裹書爲裳褕賊走至下
博僕固瑒追及之朝義復敗河東戍將李竭誠成德
李令崇皆背賊掎角戰至漳水無舟諸將勸降朝義
不悅田承嗣請環車爲營內女子車中以輜重次之
伏兵以待既戰而卻王師逐之爭貲寶賊引奇兵繞

出、又伏發、王師卻數十里、朝義遂走莫州、瑒追圍之、閱四旬、賊八戰八奔、明年正月閱精兵欲決死、承嗣謂朝義不如身將驍銳還幽州、因懷仙悉兵五萬還戰、聲勢外張、勝可萬全、臣請堅守、承嗣集諸將曰、吾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人家冢墓、焚人室廬、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塡溝壑、公門華胄、爲我厮隸、齊姜宋子爲我掃除、今天降鑒、吾等安所歸、命自古禍福亦不常能、改往修今、是轉危卽安矣旦日且出降、公等謂何、衆咸曰善、黎明使人號城上曰、朝義夜半走矣、胡不追賊、瑒未信、承嗣將朝義母及妻孺詣場壘、於是諸軍率輕兵追之、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閉壁不受、曰頃既受命天子、一年之中且降且叛、二三孰甚焉、朝義告饑、抱忠饋于野、朝義飯、軍亦飯、飯已、軍子弟稍稍辭去、朝義流涕、罵承嗣曰、老奴誤我、去至良鄉、拜思明墓、東走廣陽不受、謀奔兩番、懷仙招之、自漁陽回止幽州、縊死、醫巫閭祠下、懷仙斬其首傳長安、思明父子僭號、凡四年、滅朝義死、部送將士妻口百餘于宮、帝曰、是皆良家子、脇掠至此、命稟食還其親、無所歸者官爲資遣

唐僕固懷恩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貞觀二十年鍊勒九姓大首領率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別爲蕃州以僕骨歌濫拔延爲金微都督詔爲僕固氏再傳懷恩世襲都督懷恩善戰鬬安祿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敗薛忠義于背渡山殺七十騎擒忠義于下馬邑進會李光弼戰常山走史思明肅宗卽位與子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附祿山北掠朔方子儀率懷恩迎擊懷恩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拔歸懷恩怒叱斬之將士股栗皆殊死戰遂敗其衆肅宗雖仗朔方之衆將假蕃兵以張形勢詔

懷恩與燉煌王承寀使回紇請師回紇聽命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翊河東走賊將崔乾祐襲潼關破之賊將安守忠苦戰二日王師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鬣以逸收散卒還河東時回紇使葉護帥四千騎濟師南蠻大食等兵亦踵至帝乃詔廣平王爲元帥　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中懷恩引回紇馳掩之斬斬無遺既合戰以回紇夾攻賊戰酣脫甲援矛直擣陣殺十餘人衆驚靡亦會李嗣業鏖鬬賊大崩敗會日暮懷恩見王曰賊必棄城走願假壯騎二百縛安守忠等致麾下王

王失機

曰、將軍戰疲、且休矣、迨明、與將軍圖之、對曰、守忠等皆天下驍賊、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必爲我患雖悔無逮王不從固請通夕四五反遲明諜者至守忠等果遁去又從王破賊於新店、以復兩京有殊功、詔封豐國公、從郭子儀破安太清、下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崗、常爲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進封大寧郡王、懷恩爲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始居偏裨意有不合、雖主將必折詬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子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爲

此等功蹟決不可薄報

不唯能容且爲國家養忠勇之將此所以

爲大人也

副從光弼守河陽、攻懷州、降安太清、子瑒亦善鬬、將兵每深入、太清妻有色、瑒劫致于幕、光弼命歸之、不聽、以卒環守光弼復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爲賊殺官卒邪、光弼持法嚴、少假貸、初會軍汜水、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纛下、懷恩心憚光弼自用濟訴常邑不樂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邙山、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其前功召入爲工部尚書、寵以殊禮、代宗立、拜隴右節度使、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副子儀、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又爲少子請昏、故以懷恩女妻之、少子立、號登

所謂女婿絕域也

懷恩於見可汗一事不慶臣禮其人豈好稱反者

里可汗而懷恩女爲可敦寶應元年帝召兵於回紇而登里可汗已爲史朝義所誘引衆十萬盜塞關中大震帝遣殿中監藥子昂勞之可汗因請見懷恩及其母有詔報可懷恩避嫌不往帝賜鐵券手詔固遣乃行與可汗會太原可汗大悅遂請和助討朝義即引兵屯陝州待師期於是雍王以元帥爲中軍拜懷恩同平章事爲之副乃與回紇左殺爲先鋒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賊堅壁自固懷恩陣西原多張旗旛使突騎與回紇稍南出繚賊左兩軍舉旗爲應表裏夾擊之破賊壁死者數萬朝義擁精騎十萬來援魚朝恩令射生五百攢矢注射賊多死而陣堅不可犯鎮西節度使馬璘怒曰事急矣單騎援旗直進奪兩盾賊辟易大軍乘以入衆嚣不止朝義敗斬首萬六千級擒四千餘人降者三萬轉戰石榴園老子祠賊再敗自相奔蹂死塡滿尚書谷幾滿朝義輕騎走懷恩進取東都河陽封府庫無所私釋賊所署許叔冀等衆皆按堵留回紇屯河陽使瑒及北廷兵馬將高輔成以萬騎逐北懷恩常壓賊而次至鄭州再戰再捷賊帥張獻誠以汴州降下滑州朝義至衛州與其黨田承嗣合有衆四萬據河以戰瑒濟師登岸薄

之、賊黨奔潰、進次昌樂、朝義逸、薛嵩李寶臣舉相衛
深定等九州獻款、朝義至貝州、得其黨薛忠、義引衆
三萬拒瑒於臨清、賊氣盛瑒、勒兵挫其鋒設三伏以
待賊半渡伏發擊之、朝義走會、回紇以輕騎至、瑒卷
甲馳之大戰下博賊背水陣、師奔擊、賊大崩、積屍蔽
流而下、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
廷玉克鄚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朝義與田承嗣
數挑戰不勝、臨陣斬僞黨敬崇、朝義懼、率殘衆奔幽
州、王師追躡、朝義走平州、自縊死、河北平、懷恩與諸
將皆罷兵、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功讓位於

子儀大意教

懷恩遷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
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他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志忠
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効力行伍懷恩自
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
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爲助、嵩等卒據以爲患云
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內忌懷恩、又以其與
回紇親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犒軍、懷恩既父子新
立功舉河朔若拾遺名出諸將遠甚而爲雲京所拒
大怒、表上其狀、頓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祁、
李懷光據晉州、張知岳據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自隨、

雲京拒非上道亦可

隙

會監軍駱奉先自雲京所歸、雲京已厚結其權、因言
懷恩與可汗約、反狀明白、奉先過懷恩、升堂拜母、母
曰、若與我兒兄弟、今何自親雲京、然前事勿論、自今
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懷恩舞、奉先厚納以幣、爲纏頭
綵、懷恩未及酬、奉先亟辭去、懷恩即遣左右匿其馬、
奉先疑圖己、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先歸具
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懷恩
之過潞、李抱玉贈以幣馬、懷恩荅之、俄抱玉表懷恩
私有所結、廣德初、進拜太保、與一子五品官、仍賜
鐵券、以名藏太廟、畫像凌煙閣、又、與檢校兵部尚

書朔方行營節度使、然懷恩快快又性强固不肯爲
讒毀屈無以自解乃上書陳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
上皇驅策祿山之亂臣以偏裨決死靜難仗天威神
克滅强胡思明繼逆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國讐攻城
野戰身先士卒兄弟死於陣子姓没於軍九族之内
十不一在而存者創痍滿身陛下龍潛時親總師旅
臣事麾下忝臣之愚是時數以微功已爲李輔國讒
間幾至毀家陛下即位知臣負謗遂開獨見之明杜
衆多之口拔臣於汙隴任臣以朔方游魂反幹朽骨
再肉前日回紇入塞士人未曉京輔震驚陛下詔臣

至太原勞問許臣一切處置因得與可汗計議分道
用兵收復東都掃蕩燕薊時可汗在洛爲魚朝恩猜
阻已失歡心及臣護送回紇雲京閉城不出潛使攘
竊蕃夷怨怒彌縫百端乃得返國臣還邠州休息士
馬雲京亦不使一介相聞畏臣劾奏故搆爲飛謗以
起異端陛下不垂明察欲使忠直之臣陷讒邪之黨
臣所爲拊心泣血者也然臣之罪有六無所逃生往
者同羅背逆以騷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母從先
帝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
也斬子玢以令士衆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

二也二女遠嫁爲國和親合從殄滅是臣不忠於國
罪三也又與子瑒躬履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
國罪四也河北新附諸鎮皆握强兵臣之撫綏反側
時定是臣不忠於國罪五也協和回紇戡定中原二
陵復土使陛下勤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又
言來瑱之誅不暴其罪天下爲疑四方奏請陛下皆
云與驃騎議之可否不出宰相詞言慢狠帝一不爲
嫌且欲其悔過故推心待之詔宰相裴遵慶臨諭詔
旨因察其去就遵慶至懷恩抱其足泣且訴遵慶道
帝所以不疑即勸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諫以

爲嫌隙成矣奈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瑱李光弼乎二臣功高不賞瑱已反誅懷恩乃止欲使一子入宿衛志誠固止之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慮洩其交通狀因留不遣即使場攻雲京雲京敗進攻榆次初帝幸陝顏真卿請奉詔召懷恩至是帝使往辭曰臣往請行者時也今無及矣帝問故對曰頃陛下避狄于陝臣見懷恩責以春秋義不奔問官守故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即宮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然則奈何曰今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自餘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子儀舊部曲陛下若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至河中場攻榆次未拔追兵於祁責其緩鞭之衆怒是日偏將焦暉白王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稍稍引亾命軍復振帝念舊勳不加罪詔輦其母歸京師厚恤之以壽終又下詔拜懷恩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罷餘官懷恩固惡不能改遂誘吐

蕃十萬入塞豐州守將戰死進掠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禦之覆其陣懷恩泣曰曩涇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禦之覆其陣懷恩泣曰曩皆爲我子今反爲人致死於我入侵奉天儀拒退之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其衆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邊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還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爲用志烈奔甘州爲沙陀所殺涼州遂陷永泰元年帝集天下兵防秋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吐蕃自北道逼醴泉擾奉天任敷郝德自東道寇奉先以窺同州羌渾奴剌自西道畧盩厔趨鳳翔京師震駭詔郭子儀屯涇陽渾日進白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董奉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帝御六軍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至鳴沙病甚還死靈武部曲焚其屍以葬部將張韶徐琳玉不能定其軍皆前死范志誠統

衆寇涇陽、時諸屯堅壁大雨、溪坻流潰、賊不得進、吐蕃既持久、又與回紇爭長、更相疑莫適先、進因焚廬舍、驅男女數萬、去周智光屯同州、邀戰澄城、破之、收牛馬軍資萬計、回紇乃詣子儀降、請擊吐蕃自効、子儀分兵隨之、破其衆於涇州、任敷走羌、渾詣李抱玉降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聲其反及死爲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俄而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大曆四年、冊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嫁回紇云、

唐李希烈

李希烈、遼西人也、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戰河北有勞、及忠臣爲淮西節度使、因署偏裨、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子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婿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寖以惠光子爲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希烈素爲衆所服因衆心怨怒與大將丁暠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代宗以希烈爲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以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領汴潁二州徙鎮汴州加希烈周平章事、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對朝士亟

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
微功但恐有功之後隔塞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
不以爲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爲已有上乃思承
言時乘爲河中尹以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
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
脅萬方承誓死不屈希烈留牙將於襄陽守其所掠
治之期年軍府稍完希烈乃大畧闔境所有而去承
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來
許蔡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等與之陰圖希烈希烈帥
所部兵三萬徙鎮許州遣所親詣李勉與謀共襲汴

藩鎮雖擅廢代而中朝猶能用人牽制使盡若代宗之用李承李勉何憂焉

州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領淄青欲假道之官勉爲之
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爲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
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游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東
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時朱滔等與
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
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于田悅客主日益困弊聞
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
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建元興王建中
四年春正月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
李元平元平本河南判官疎傲好論兵中書侍郎關

播奇之、薦於上、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爲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往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募者內應縛元平馳去、又遣別將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爲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大震、士皆走河陽嘯潰、留守鄭叔則壁西苑、賊按兵不進、帝聽盧杞說詔太子、太師顏眞卿宣諭、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希烈、召顏眞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眞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來與之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眞卿出、上以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爲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營兵萬餘人討希烈、又詔諸道共討之、曜行至郟城、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曜輸之子也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鄧州則武關梗絕貢獻商旅皆不通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二月以河陽三城懷衛州爲河陽軍、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三月江西節度使曹王皐敗希烈將韓霜露于黃梅、斬之、扳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

攻皐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餘里、皐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破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皐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爲刺史、淮寧都虞候周曾鎮、遏兵馬使王玢、押牙姚惔韋清、密輸款於李勉、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襄城、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眞卿爲節度使、使玢惔清爲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誠將騾軍三千人襲曾等殺之、并殺玢惔及其黨、詔贈曾等官、始韋清與曾等約事泄不相引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禍（顧出路）說希烈請詣朱滔乞師、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希烈聞曾等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逃歸、希烈乃上表歸罪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悔過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眞卿於龍興寺、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兵戰于安州、官軍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以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俘囚示顏眞卿、眞卿號慟投地絶而復蘇自是不復與人言上以神策（誤）使臼志貞爲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希烈、志貞請諸嘗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没、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

以五品官、人心始搖、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哥舒曜爲之副、九月劉德信及宣武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敗於滹淵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則襄城圍自解、遣二將趣許、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游兵剽掠至伊闕、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絶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兵挾朱泚爲亂上西狩奉天師氣熾不能抗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資憘害乘襄城之捷進攻李勉於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濕薪（暴惡）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誤）將其衆萬餘人奔宋州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爲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請罪上謂其使者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江淮大震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將兵討李希烈屯盱

亦無不服官之理

胎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整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以備車駕渡江、且自固也、少游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卒師三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游以爲賊據長安、未期收復、欲强取之、佶不可、少游欲殺之、佶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少游悉收其錢帛、佶有守財卒三千、少游亦奪之、佶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爲韓滉所奪、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皐數遣使間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趣武關、皐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陳少游遣人言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韜戈卷甲、伏候指麾、又遣使結李納於鄆州、朱泚更國號曰漢、改元天皇王武俊田悅李納見奉天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希烈自恃兵强財富、遂謀稱帝、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李元平同平章事、以汴州爲大梁府、分其境内爲四節度、以安州爲南關、遣其將楊峯齎赦賜陳少游、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狥於軍、腰斬於市、少游聞之駭

懼建封具以少游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爲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都建封遣將守霍丘秩柵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蘄黃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泝江詣行在至蘄口遇少誠入寇曹王皐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之戰於永安戍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先是包佶泝江至鄂州以表納貢先奏陳少游奪賦事會少游使至帝詰其事辭以不知時禍難煽急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之守臣取佶之

少誠不過張建封曹王皐必又增雄鎮

財防他盜耳庸何鍚遠近聞之咸稱帝得其機云少游聞之果自安不疑尋復內慙上表言所取以贍軍興請償之而州府殘破不能償乃與腹心吏設法重稅民皆困之劉洽取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書其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羞悸發病死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爲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皐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

眞有人也

反正

劉昌以三千人守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上許、以澄爲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召澄共攻寧陵、澄至石柱、使其衆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棲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棲曜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瀾弩手至矣。遂解圍去。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率衆歸國。以

澄爲汴滑節度使。劉洽遣劉昌與隴西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敗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趨汴、至城北、恇怯不敢進。劉洽兵至城東、希烈守將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浚儀。兩軍之士日有忿鬬。會希烈鄭州守將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薛珏爲汴州刺史。諸道與淮西連接、宜各守封疆、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二年正月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三月希烈

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大將陳仙奇使醫毒殺之、始希烈入汴、聞叅軍竇良女美、强取之、女顧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秘謀、能轉移之、嘗稱仙奇忠勇可用、而妻亦竇姓、願如姒娟者、以固其夫、希烈許諾、乘間往謂仙奇妻曰、賊雖多、終必敗、云何、仙奇由是而悟、及希烈死、子不發喪、欲悉誅諸將、乃自立、未決、有獻舍桃者、竇請分遣仙奇妻聽之因殲帛充雜果中出所謀。仙奇大驚、率兵譟而入、子出徧拜曰請去帝號如淄青故事語已斬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屍、希烈於市、帝以仙奇忠拜淮西節度使、餘爲吳少誠所殺、詔贈太子太保竇亦死、

朱泚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僞署柳城使、泚資壯偉、腰腹十圍、少推父蔭籍軍中與弟滔並爲李懷仙部將、輕財好施、陰儲凶德、朱希彩爲節度使、愛信之、大曆七年、希彩爲下所殺、泚衆方外屯、而滔主牙兵、乃潛諗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因共詣泚、推知留後、遣使至京師聽命、有詔即拜盧龍節度留後、俄遷節度使封懷寧郡王、泚上書

奸雄進身符

謝遣滔將兵西防秋代宗悅手詔褒美居三年求入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以騎三千身入衛有詔起第以待既行屬疾或勸還泚曰輿吾尸猶至京師泚之來滔攝後務稍稍剪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權爲所賣不得志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留後乃分防秋兵使各有統河陽永平兵郭子儀主之決勝揚猷兵李抱玉主之淮西鳳翔兵馬璘主之宋滔青兵泚主之進同平章事出屯奉天賜禁中兵以爲寵代李抱玉爲隴西節度副大使仍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德宗立改鎮

鳳翔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節度涇原徙屯原州懷光前督作泚領兵繼進涇士素聞懷光暴相惴懼劉文喜因劫衆以亂請留秀實又求屬泚詔泚代懷光文喜合兵二萬乘城使裨將劉海賓入陳事海賓請假文喜節臣當斬其首帝曰爾誠忠然我節不可得遣還詔泚懷光攻之帝爲減大官脯醢給軍文喜猶閉壁求救於吐蕃吐蕃師興泚懷光欲避別將韓游瓌曰戎來涇人必變誰肯爲反賊沒身干虜者少須之俄吐蕃游騎升高招涇人衆曰始吾屬爲文喜求節度天子致討則歸罪安能以赭衣面爲異

俗乎海賓果與其徒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戮由是涇人德之還屯進拜太尉潞合田悅叛陰遣人與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更以張鎰節度鳳翔還泚京師加實封千戶不朝請中人監第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闕下師次滻水京兆尹王翊使吏供軍糲飯菜肴衆怒不肯食羣譟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而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邪今瓊林大盈庫寶貝如山尚何往乃盡甲反旗而鼓帝聞命中人馳往賜

人二縑士愈悖射中人中人返走時令言尚論兵禁中既上變乃馳至長樂坂遇兵還引滿向令言令言大呼曰引而東富貴可取何失計貴滅族事衆劫令言以西行帝復遣使者開諭賊已陣通化門殺使者帝遣普王與學士姜公輔載金綵慰撫賊薄丹鳳門詔集六軍無至者先是山東河北戰不利禁兵悉東衛士內空而神策軍使白志貞籍市人隸兵聽其居肆私取傭自入故遽迫皆不至帝出苑北門羽衛纔數十普王前導太子王韋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餘騎以從右龍武軍令狐建以數百人殿夜至咸陽

飯數匕而去賊已嚴扃諸門士人羸衣冒出宰相盧杞關播皆踰垣走與劉從一趙贊王翊陸贄等追及帝咸陽郭曙與童奴數十獵苑中聞蹕謁道左帝勞之懇乞從許之帝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陽至奉天吏惶懼謁于門都虞候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泉兵欲擊賊聞乘輿出帥家人子弟遂奔奉天於是人未知帝所在踰三日諸王羣臣稍稍自間道至初令言陣五門衛兵不出遂突入含元殿周呼曰天子出矣今日可共取富貴譟而進掠宮春苑入諸宮姦人因亂竊入內府盜資寶終夜不絕道路更剽掠居人嚴兵自保賊無所屬畏不能久以泚昔在涇有恩且失權久庸思亂乃相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事可濟令言率百餘騎見泚泚偽讓不答留使者飲以觀衆心夜數百騎復往泚知不偽乃擁徒向闕下炬火竟街觀者以萬計舍前殿總六軍光祿卿源休以使回統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引符命勸之僭逆勸泚禁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爲傭僕潛出休又爲泚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泚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

亾墜馬傷足爲泚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畧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廷芝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潰歸於泚泚謀反遂定因署休京兆尹判度支忠臣皇城使又以段秀實失軍疑有怨起之委以謀秀實與劉海賓憤發挺擊賊忠臣護泚纔破而得不死明日大陳旗章金石于廷傳言宗室王監國士庶競往觀泚僭即帝位于宣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逼太當卿樊系爲冊冊成仰藥死拜令言關內副元帥忠臣休並同平章事光晟等共拜官有差以兄子遂爲太子以滔爲冀王大尉尚書令號太弟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帝拊屍哭盡哀結蒲爲首以葬之泚得首亦集羣賊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葬焉日月銳甚自謂無前乃燒陵廟鹵御物帝患之渾瑊伏兵漢谷引數千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踣榻前瑊引卻日月尾追過伏兵鬬射日月殺之泚悵恨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而何事死且虢泚自將偏奉天忠臣留守於是瑊率韓游瓌禦泚大敗死者萬計退三里而舍修攻具毀廬舍爲樓車百尺

杞開口便誤大事

下覘城中、靈武留後杜希全、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相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掎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道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倘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

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口進、果爲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聞其幅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會劉德信高秉哲自汝州取沙苑馬五百壁昭應、戰思子陵西、三敗賊次東渭橋、出遊奕軍、以逼都城、忠臣兵數萬、請救、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如雨、凡浹日、鑿壍圍城、城中死者可籍、人心危惴、或夜縋出掇蔬衣供御、帝與瑊相泣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鞲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鄣、

指城東北構木廬蒙葦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隍
帝召璩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
下募突將死士當賊授璩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
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令馬承倩往有急可奏璩
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璩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
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
者皆凍餒甲弊兵鹽璩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
不支羣臣號天以禱璩中矢自握去被血而戰愈勵
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然賊負
其衆遂作長圍以百餘弩射城中不及幄坐者三步

城益急帝召羣臣曰朕負宗廟宜固守公等家在賊
可先降以完親族衆泣下曰臣等死無二帝亦太息
歔欷城圍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五萬敗賊
于魯店遂戰城下自辰至昏賊潰帝下觀戰傳詔曰
賊衆亦朕赤子勿多殺聞者感激是夜泚引去初上
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
且來攻城宜早脩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
臣莫及柰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
不反上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及詔諸道援
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

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上悅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爲受命館溆於客省尋殺之及泚圍城帝卒不詰杞所言泚之歸令言方治攻具忠臣坊坊團結人皆厭苦泚悉止之曰攻守我自辦賊常令士馳入曰

奉天陷矣百姓相顧泣市無留人臺省吏落落郎宮一二而已李懷光壁九子澤李晟自白馬津來營東渭橋尚可孤以襄鄧兵五千次藍田駱元光守昭應馬燧使子彙以兵三千屯中渭橋羣臣家在城者賊猶給奉中人朱重曜爲賊謀曰執其家以招士夫不來者夷之孫知古諫曰陛下以柔服人若夷其妻子是絕嚮化意且義士殺身何顧於家乃止或語泚王師欲潛壞京師四隅垣以入泚懼令金吾布士於衢吏儲五炬以防夜城隅率百騎建一樓候望非常凡祠房廟廬皆帷甲戒曰軍來則四面擊太倉糧竭賊

或亦有料理

督吏索觀寺餘米萬斛、鞭朴流離、士寢飢而神策六軍從行、及哥舒曜李晟兵、皆家稟不絕、或請停給、泚曰士在外而弱稚絕食則死、豈吾心哉、即厚斂居人、許季常曰、一旦有急、請籍中人公侯三千族之、貲足矣、或謂泚陛下既受命而存唐九廟諸陵不容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胡忍此又曰官多缺請擇才授之脅以兵使不得辭泚曰強授則人懼、但欲仕者與之、安能叩戶拜官邪、初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迺臥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誘脅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復以已之腥臊汚漫賢者乎歛衽而返迺聞上幸山南搏膺大呼自投於牀不食數日而卒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鳳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爲僧匿於仙遊寺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爲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奉天所下赦令凡受賊僞官者破賊日悉貸不問官軍密榜諸道泚方宿未央涇原士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徙他處衆謀亦止光晟與懷光對壁淮西將李希倩請以精兵五百犯之光晟不許曰西軍方强不可輕以取敗日暮兩軍退希倩謁泚曰光晟有他志西軍不戰臣請擊之不許請斬

削髮冢宰仕宦又增一捷徑

光晟又不許曰彼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也希倩怒曰臣盡心以事君不見信願乞要領歸淮西泚許諾以馬十匹錦一百曰以此東歸希倩復入曰臣愚褊罪當死願死軍前泚又許之光晟見泚曰臣不敢反因再拜泚慰勉之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堨以決其流城中水絶泚役數百人治之東出壩水與王師戰大敗奔還闔都門士皆甲以待久乃罷僞宰相李子平請修攻具襲懷光取苑中六街大木爲衝車程役苦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食上下惴恐賊所用唯盧龍神策團練兵而涇原軍驕

不可制會李懷光貳於帝帝不欲泚平按軍觀望帝欲幸咸陽趣諸將捕賊懷光出醜言乃詔戴休顏守奉天尚可孤守灞上駱元光守渭橋進守梁州次渭陽太息曰朕此行將有永嘉事乎渾瑊曰臨大難無畏者聖人勇也陛下何言之過懷光遂與泚連和京師知帝益西二叛膠固謂亂且成出受賊官者十八始泚多出金兄事懷光約平關中割地爲隣國故懷光決反泚知懷光反明白即賜詔待以臣禮督其兵入衛懷光慙見欺引其軍東保河中泚數遣人誘涇原馮河清河清不從又結其將田希鑒遂害河清以應

賊泚即以代河清使結吐蕃李晟等兵寖強士益附而渾瑊又擊破賊將於武亭川斬計萬級晟率渾瑊駱元光尚可孤悉攻賊晟薄光泰門敗賊將李希倩賊棄門哭保曰華晟引軍還居三日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姚令言與晟遇十閲皆北遂至白華始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渭橋十里密約降於晟晟之入光晟勸泚等出奔故泚挾令言休子平引殘軍西走光晟衛出之因詰晟降泚失道問野人荅曰朱太尉邪休曰漢皇帝曰天網恢恢走將安所泚怒欲殺之乃亡去泚至涇州長武城田希鑒拒之泚曰子之節吾所授奈何拒我火其門希鑒擲節焫中曰歸汝節泚舉軍哭城中人望見子弟亦哭宋膺曰某妻哭斬矣衆止哭泚更舍逆旅遣梁廷芬入見希鑒曰公殺一節度唐天子必不容何不納朱公成大事希鑒陰可廷芬出報泚悅廷芬請宰相不得乃不復入泚猶餘范陽卒三千北走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英開門陣而待泚不敢入因保彭原西城廷芬與泚腹心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韓旻薛倫等共斬泚使宋膺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三令言走涇州休子平走鳳翔皆斬首朱重曜者事泚最親近泚呼爲兄會窮冬

大雨泚欲禳變鴆殺重曜以王禮葬賊平出其尸膊之、李希倩等諸將皆以次夷、

八編類纂

左編

亂類

唐李懷光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爲朔方部將、以戰多賜姓李、懷光在軍爲都虞侯、勇鷙敢誅殺、節度使郭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以紀綱委懷光、軍中畏之、德宗罷子儀副元帥、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爲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建中初、楊炎欲城原州、使懷光蕪帥涇

原遂其功、原州宿將史抗温儒雅等、故子儀麾下、嘗在懷光右及處其下意鬱鬱懷光因罪誅之劉文喜因衆懼、遂叛、詔與朱泚討平之、徙朔方節度使仍領邠寧、時馬燧李抱眞討田悅未克、詔懷光以朔方兵萬五千并力懷光至魏未及營與朱滔等戰連箠山于賊所敗、悅因決水灌軍、燧等退屯魏縣、與滔等相持、久不戰、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方雨淖奮厲、軍士倍道進、自蒲津絶荷敗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前遣裨將張韶以蠟韜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喜、即持韶大呼、城上人心乃安、又敗賊於魯店、泚解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爲人疏而悎誦言宰相謀議乖刺度支賦斂重京兆尹刻剝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吾見上且請誅之或以告王翊翊等計懷光有大功、上且訪以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遂告盧杞、杞即說帝曰、懷光兵威已振、逆賊破膽、若席勝可一舉滅賊、今入朝則必宴勞留連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不得其情、因然之、乃勑懷光屯便橋、督諸將進討、懷光自以經千里赴難爲奸臣限隔不得朝、頗恚恨去屯咸陽、明日李晟會陳濤斜、壁壘未具、

賊大至、晟說懷光曰、賊保宮苑、攻之良難、今敢離窩穴、與公薄戰、此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吾馬未秣士未飯、可遽戰哉、姑養吾勇以待之、晟不得已閉壁不出、懷光數暴杞等罪、帝爲貶杞與趙贊、曰志貞乃劾奏上所信任中人翟文秀、亦殺之以慰懷光、然益自疑、堅壁八旬、不出戰、屢詔使進軍、以伺釁爲解、陰通朱泚、初崔漢衡使吐蕃求助兵、尚結贊曰、吾法進軍以本兵大臣爲信、今制書不署懷光未敢前帝乃命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事、懷光陳三不可、言吐蕃舍人馬重英陷長安、贄責其不焚蘂、今其來必肆

宿志一不可彼、云引兵五萬既用其人則同漢士儻邀我厚賞、何以致之、二不可虜人雖來義不先用勒兵自固以觀成敗王師勝則分功、敗則圖變、狡詐多端、不可信、三不可卒、不肯署、又嫚罵贄曰、爾何能、李晟以爲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爲名、趣諸將進計、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興元元年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

有肯著名人曷直臣復與鐵券謬哉宣公不知耶

遣兵馬使李卞等往諭肯、懷光對使者投鐵券于地、
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
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朔方兵馬使張名振當軍
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
高泰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又何益哉、我
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強
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大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
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張名振曰乃者言不反、
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
軍還邠、邪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

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爲子、
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覺其客鄜成義詣行在告
之、請罷其都統之名、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璀璀密
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欲破
我家、今日負我死、耳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
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
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
名而死死耳心矣懷光使左右臠食之、時部將韓游
瓌將兵衛奉天、懷光約令爲變、游瓌以聞數日又密
書趣之游瓌又奏之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

懷光總諸道兵因敢恃衆爲亂今邠寧有張昕靈武
有寧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
朝臣渭北有竇覦皆守將也陛下以其衆及地授之
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揮矣
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
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
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數萬借使臣得而
將之足以集事諸道必有仗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
然之懷光又遣將趙升鸞諜于奉天升鸞告渾瑊曰
懷光遣達奚承俊火乾陵使我爲內應以脅乘輿瑊

白發其奸請帝決幸梁州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
狀于是行在始嚴門禁從臣皆密裝以待上將幸梁
州山南節度使嚴震聞之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將
張用誠將兵五千至鹽屋以來迎衛用誠爲懷光所
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
表上語之故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
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
時而去既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
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
多然藁火于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符以

示用誠曰大夫伯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朴用誠于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用誠同反于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衆皆讋服勛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勛衷其首復命于行在您期半日帝令瑊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詔戴休顏守奉天懷光遣將孟廷寶惠靜壽孫福率輕騎次南山糧料使張增遇之三人計曰吾屬以反

聞不如緩軍彼怒不過不吾將耳使增紿衆曰由此東吾有見糧可食也廷寶等引之東縱得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懷光乃奪李建徽楊惠元等軍屯好時然其下稍稍携貳泚始憚之至是欲遂臣懷光懷光怒告絶益不安乃引兵掠涇陽三原富平遂如河中留張昕守咸陽而懷光將孟涉等擁兵降李晟韓游瓌殺昕以邠州歸戴休顏自奉天令于軍曰懷光反乃城守有詔數懷光罪惡敘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勳曲加容貸其太尉中書令並宻罷免授以太子太保

許麾下擇功高者一人統其兵，懷光不奉詔，已而至河中，取同絳二州，按兵觀望京師。朱泚平，副元帥判官高瑁數勸懷光遣其子璀詣行在謝罪請東身歸朝，詔遣給事中孔巢父、先除懷光太子太保，勅詰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如故，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于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于是懷光左右發怒譁譟，宣召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復治兵為拒守之備。帝乃遣渾瑊討之，度支欲罷其軍歲中稟賜。帝曰：朔方軍累有功，豈以懷光拒命而衆不被恩？邪詔所司貯繒錢須事定乃給。瑊破同州屯軍不得進，數為懷光所衂。帝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白著，乃拜副元帥與瑊及鎮國駱元光邠寧韓游瓌鄜坊唐朝臣會兵進討，燧拔絳州諸軍，遂圍河中。貞元元年八月，朔方步將牛名俊斬懷光，傳首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賜莊第一區，聽以禮葬。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子璀為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

能制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臣胡人性直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久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爲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璀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璀也。卿至陝。誠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厚顏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肯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李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懷光死。璀盡殺其弟。璀乃死。故懷光無後。

盡殺其弟得無過乎

可深省

宋張邦昌

張邦昌。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累官大司成。改禮部侍郎。首請取崇寧大觀以來瑞應尤殊者。增製旗

物從之宣和元年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爲質于金以求成會姚平仲夜斫金人營幹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廷意既而康王還金人復質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爲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海北亦不許時粘罕兵又來侵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遂黜邦昌爲中太一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帝再出郊留書城明年春吳幵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爲

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留守孫傅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復遣幵儔促之劫傅等召百官雜議衆莫敢出聲乃曰今日當勉强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傅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爲留守再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有太學生難之瓊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檜（詐）不書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

皇時專事讌游、黨附權奸、（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
（宻計以愚中司）
邦昌、金人怒執槍幷儔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
省、金人趣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
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
舞受冊、即僞位、偕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
位御牀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
邦昌但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耻屈節、
異姓首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
謀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
後襲殺百餘人捕革并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

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
幷儔瓊等欣然鼓舞若以爲有佐命功云金師既還、
邦昌降手書赦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
劾於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復有今日乎康王居
外久衆所歸心、昌不推戴之、又謂曰、爲今計者當迎
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
伸亦請奉迎康王、邦昌從之、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
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
同獎王室康王遣使擢爲大元帥府參議子崧又移
書呵斥邦昌、使其反正、幷曉王時雍等、辭旨激切、邦

昌壽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說太后始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壽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即皇帝位綱上書極論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市朝以爲亂臣賊子之戒時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邦昌已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貶責授節度使潭州安置初邦昌僭居內朝華國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原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諸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篩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李氏杖脊配軍營務時雍秉哲拜儔等先已遠竄至是併誅時雍

宋苗傅劉正彥

苗傅上黨人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揚祖以兵萬人至傅與張俊楊沂中田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

后南渡傅爲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有劉正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爲熙河路經畧使死王事法部曲王淵爲御營都統制正彥歸之淵以法故薦正彥于朝擢御營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之以平劇賊丁進功進武功大夫初正彥討進請劉晏僭行宴本嚴陵人陷遼登第宣和中率衆來歸正彥用晏計易旗幟爲疑兵遂降進晏自通直郎遷朝請郎正彥耻已賞薄而晏獲峻遷由是缺望乃散所賜金帛與將士尋被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

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傅先是王淵裝大船十數自維揚來抗抗人相謂曰船所載皆淵乎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初苗傅自負世將有勞以王淵驟得君頗觖望淵既薦正彥彼撤取其所予兵正彥執不遣以此怨淵上在維揚入內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經平江左右官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傅等曰汝輩使天子顓沛至此猶敢爾邪有中大夫王世脩者爲傅幕賓世修嘗疾閹宦恣横爲尚書右丞張徵言之徵不

納世道退爲正彦言之正彦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聞淵入宥府傅正彦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脩及其徒王鈞甫馬柔吉張逵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甫柔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議已定癸未制以劉光世爲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彦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淵朝退即捽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彦手斬之遂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正彦既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衛人出刃以拒其軍傅正彦遂陳兵于門下中軍統制吳湛遣人口奏

傅正彦手殺王淵以兵來內前欲奏事上大駭愕遣朱勝非往問之勝非急趨樓上厲聲詰問專殺之由吳湛引傅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負國家止爲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叩內東門求見請上御樓慰諭軍民日將午上步自內殿登闕門百官皆從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上憑欄呼傅正彦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

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顧止作遥郡團練使
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籃
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上諭以内侍有過當流海島
卿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除傅永宣使御營都統制
正彦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傅曰今日之事盡出臣
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
官擅權若不斬履擇歸寨未得上不得已命吳湛執
履衛士擒至闕門履望上呼曰何獨殺臣遂以付傅
等即樓下腰斬之梟其首與淵首相對上諭傅等傅
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畧謂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

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上命朱勝非縋出樓下委曲
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上許
諾即下詔書恭請隆祐太后垂簾權同聽政傅正彦
聞詔不拜曰自有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
張達曰今日之事當爲百姓社稷計浙西安撫司主
管機宜文字時希孟曰宜率百官死社稷否則從三
軍之請通判杭州事章誼叱之曰何可從三軍耶上
徐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于太后勝非言無
此理中丞顏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上乃
令岐入奏又命吳湛諭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

議太后御黑竹輿出立樓前見傅等執政皆從之傅
正彦拜于輿前曰今百姓無主望太后爲天下主張
應机痛快
后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
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
事況皇帝聖孝初無失德止爲汪伯彥黃潛善所誤
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傅曰臣等已定議豈可猶豫
后曰特依所請太后權同聽政傅等抗言必欲立皇
子后曰皇子方三歲以一婦人垂簾抱三歲兒何以
令天下夷狄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正彥號哭固請
因呼其衆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作解衣狀后諭

止之傅曰事久不決恐三軍生變顧謂勝非曰相公
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適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帝
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傅請矣乞太后宣諭后猶
不許傅等語言益迫太后還入門上遣白以事無可
奈何須禪位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詰二兇帝屏
左右語曰當爲後圖事不成死未免勝非曰王鈞甫
賊腹心也適語臣曰二將忠有餘學不足此可爲後
圖耳上即所御椅子上作詔曰朕自即位以來強敵
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
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遜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

勝非有力量決不至此失此之於奉天狩盧杞也此同

宮可即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幾消弭天變慰安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上書詔已遣人持下宣示二兪宣詔畢傅正彦麾其軍退勝非又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于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對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乞自苗傅始仍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勝非退太后語上曰（可笑）（此人與江黃何異）賴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不可收拾矣時願浩爲江東制置使願浩至江寧舍館未定忽奉內禪詔赦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

有兵變承邁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於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主上春秋鼎盛豈肯遽遜位于冲幼乎灼知兵變無疑矣願浩即走人入杭伺賊并寓書於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艱難之狀別以片書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時有自杭州齎傅等檄文至平江者浚讀之慟哭乃決策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爲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吳江縣傅等以其兵屬趙哲使俊之鳳翔會統制官辛永宗

自杭乘小舟至俊軍具言城中事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求決會俊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人馬盡付趙哲俊披衣起坐頃之湯東野直入俊問知其故俊知上遇俊厚俊屯實可與謀事諭東野亟開門納之一軍遂定俊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行下俊亦大哭俊諭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俊哽咽首肯移時辛永宗趙哲至俊即使趙哲馳入張俊軍撫諭且厚犒之人情大悅初二兇請移蹕建康勝非曰勤王兵在平江君等難與相

遇又趣遣使勝非曰未知酋長所在宜先遣小使訪之又言炎爲兩火故多盜宜改元以厭之勝非以二事奏太后曰二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乃始改元明受勝非曰反正事已就緒惟二兇謂元請本爲和戎須待遣使然虜兵近在江北若遣使虜知朝廷變必挾此而來以持其事即害反正臣所召兩使來使之力辭先遣使亦密令留於勤王所矣既而前使至平江而後使至遂息張浚以蠟書諭呂願浩劉光世起兵狀又命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前密州州學校教授邵彪見

浚于軍中浚問策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易特反掌顧公處之何如耳浚曰張俊指天誓地願以死援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人可倚以辦事惟浚土卒單弱恐不足以任此事但呂樞密屯兵江寧其威望爲人所信向且通亮剛決能斷大事當爲天下倡劉光世屯兵鎮江兵力强悍謀議沉鷙可以倚仗浚皆馳書往矣是日呂據書至江寧願浩執書以泣曰果如所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張浚及諸大將約會兵先是張浚欲遣辯士持書說二賊使無他圖以待諸將之集念無可遣者夜分不寐浚客

遂寧馮轖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浚乃遣書二兗奬其忠義以慰安之辛卯張浚遣馮轖赴行在浚爲咨目具以請主上親總萬務事稟朱勝非及與傅正彥書勉以事當改圖不宜固執初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在淮陽爲粘罕所破走鹽城縣收散卒得數千人聞上渡江以海舟還赴難至是駐常熟張俊聞之馳見張浚喜躍不自持曰世忠之來此事必辦浚與俊更相慶慰即遣使召之辛道宗謂張浚曰賊萬一邀上入海何以爲計浚乃聲言防邊海寇奏道宗爲節制司參議官措置海船以備賊甲午貶曾擇籃

珪于嶺南傳追斬擇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虖聖宮
又欲邀帝幸徽越張徽勝非曲諭止之馮犒再見傳
正彥于軍中從容勻之曰犒爲國家而來今已再日
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正彥見犒詞色不屈即
與王鈞甫馬桑吉引傳耳語衆諭犒曰張侍郎欲復
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語甚遽翌日即遣還遣張
浚書約浚至杭面議呂頤浩以勤王兵發江寧先是
張浚三遣劉光世書諭以勤王且遣參議軍事楊可
輔至鎮江促之光世不報初侍義郎甄援在城中竊
錄明受詔赦及二帥檄書以出至餘杭門爲邏者所

得苗傅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爲宗社立功奈何斬
壯士傅嫚罵且詰其故援曰今誤國姦臣多散處于
外願齎將軍之文斜忠義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耳
傳意解正彥曰此未可信即使人拘之居數日防禁
少緩援更衣踰墻而出至是見浚于平江援詭言嘗
更衣見睿聖皇帝于別宮上謂曰今日張浚呂頤浩
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力相輔語令早
來詞旨甚切浚徐察其意不復窮問即遣詣張俊軍
俊與其將士聞之皆感慟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劉
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爲說詞諸將人人自以爲

上所倚望感泣爭奮由是士氣甚振呂頤浩引兵至
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金部郎中李迨自鎮江馳
至偕行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
舟中聞張浚遣人來被甲持刃不肯就岸取浚及統
制官張俊所遺書遣人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酹神
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曰今
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無憂世忠
欲即進兵浚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事恐
不測浚已遣馮轎甘言誘賊矣賊遣張彥王德聲言
防淮德伺彥醉并其軍自采石濟江歸劉先世彥尋

（馮、太、后、與、帝）

（仰則馮轎人則甄援會得力人）

爲人所殺戊戌浚以世忠兵少分張俊二千益之發
平江丁酉馮轎至平江張浚得二賊書率皆不情之
語其中云苟可安社稷利國家救生靈息兵戈傅等
皆聽命焉桑吉王鈞甫亦同致書浚得之即欲携親
兵至杭與賊商決張俊韓世忠皆告以賊知主盟在
公勢必加害願勿聽戊戌韓世忠以所部發平江張
浚大犒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世忠發平江舟
行不絕者三十里甲士盡載其上軍勢甚振浚慮傅
等以僞命易置仍令世忠偏將張世慶捜絶郵傳止
自杭來者悉一之水中已亥張浚復遣馮轎入杭移

書傳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傳又遺浚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孰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書云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闕至於遜位之說則必其子孫年長且賢則託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福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伊尹霍光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賊矣凡爲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也哉天之所興孰能廢之願二公畏天順人無顧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抱

不忠不義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所措置事皆託他詞未敢誦言誅之傳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

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韓世忠爲定國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張俊爲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二人皆以深曉內禪詔旨不受張浚註誤故有是命詔新除禮部尚書張浚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令平江州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中書舍人季陵當制有輕脫寡謀之

語、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太母忽遣小黃門至睿聖宮白曰張浚早來不得已郴州安置上方啜羹不覺覆羹于手初傅得浚手書即請紬浚朱勝非沮止之至于五六及是傅等至都堂見勝非且言浚見詆為逆賊所不能堪勝非見其悖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事矣傅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初傅正彥日至都堂議事御史中丞鄭敦奏疏言臣訪聞朝廷日近差除行遣多出御營都副苗傅劉正彥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望皆諭將帥之臣無以私請于與朝政太后出其章示傅正彥此何說畏之也

傅正彥銜之及是又請留呂願浩守金陵張浚不當貶又言浚特以私書與傅正彥往來切磋而為忠義今峻責之是堅天下之疑心以動四方之兵也不報殼遂遣所親奉議郎謝嚮變姓名為賈人至平江具言城中事令遲重緩進使賊自遁毋致城中之變浚然之然韓世忠扼秀州張俊前軍在吳江賊氣奪矣是日賊遣苗瑀馬彔吉將赤心隊及王淵舊部曲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師時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總舟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浚又親作蠟丸書云不得驚動三宮聖駕浚書名張俊亦書名募

人齎赴管軍左言等八人慮傅等因大軍之入或有他變書皆達是晚馮轖至臨平馬柔吉見之曰君尚敢來耶昨旦張侍郎有書來詞不委曲二公大怒且發兵出杭矣轖曰張公無他意大率欲歸正故不得不激切柔吉意少解夜二鼓柔吉與轖俱縋入城翌旦與傅等議于軍中浚繆為書遺轖曰浚近發苗都統書論列睿聖皇帝事反復數百言適有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祉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輕易未識體察否然浚無他也欲此忠義大節終歸二公無令他人為之會見望致意傅等初謂有他謀發書無異詞遂大喜轖由是得免壬寅呂頤浩軍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府道募得三千人與俱至平江之北四十五里張浚乘輕舟迂之道遇小舟得郵筒屏人發封乃浚榔州謫命蓋賊以浚限截往來文字故更遣使臣自湖州轉遞以來浚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謬謂曰朝廷趣赴行在為我即日起發浚見頤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咨之頤浩曰事不諧不過赤族浚壯其言頤浩即召其屬官李承造于舟中草檄而浚為潤色之初苗傅聞韓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保義郎亮于軍中以為質朱

勝非聞之、乃好謂傳曰、今當啓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傳許諾、勝非喜曰、二兇眞無能爲矣、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爲安國夫人、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巖陛、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俄而傳等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忠于秀州、俄而傳等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馮輜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在他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爲然、時傅正彥聞勤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輜議、復辟輜知其可動、卽見朱勝非曰、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淵聖皇帝爲主、睿聖皇帝嘗受聖詔爲大元帥宜仍舊、少主爲皇太姪、太后垂簾、張逵退謂苗傅曰、趙氏安而苗氏危矣、呂願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爲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爲游擊、願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遂以勤王爲名、願浩浚傅撤中外勝非以二將反覆責世修世修以言逼傅傅不能答、勝非乃令堂厨具飯、命世修卽廡間草奏持歸軍中自進備將以上皆書名、勝非進呈太后極

喜曰吾責塞矣是晚苗傅劉正彥復至都堂見朱勝非請詣睿聖宮見上謝過上乃賜韓世忠手詔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爲宗社始終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爲協和以安國家傅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聖天子度量如此遂遣杭州兵馬幹轄張永載持詔世忠世忠得之謂永載曰主上卽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上始御殿百官起居上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廊搢笏掖上乘馬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衆情大悅夜有刺客至浚所浚見而問之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爲賊用顧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以姓名不告而去翌日浚取郡囚當死者詭言刺客斬以狥已酉以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副都統制劉正彥副之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淮西制置使苗傅副使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爲陣於中流植木爲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引世忠兵出戰世忠率將士當前力戰張俊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却

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停騎不得騁世忠
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
不帶幾箭者必斬之呂願浩在軍中被甲立水次出
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傅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
願浩等進兵北關傅正彥見上曰請設盟誓兩不相
害上賜金勞遣傅正彥退詣都堂趣賜鐵券勝非命
所屬檢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傅正彥引精兵二千人
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遂夜遁尚書省檄
諸道捕傅等世忠俊光世馳入城至行宮門闍者以
聞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俊繼至見于內

殿上加勞久之辛亥太后撤簾呂願浩張浚引
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咸以手加額班退勝非
留身乞罷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國家厄會君與相
當之以陛下聖德尚避位二十餘日臣實何人豈可
苟安相職上曰卿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頓首謝願
浩浚既見上遂召趙哲辛道宗李承造等俱對上特
召浚至禁中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
面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浚皇恐謝上欲倚浚爲
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手
執工部侍郎王世脩以屬吏并拘其妻子詔制置使

劉光世鞫其始謀以聞苗傅犯富陽縣遣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世脩言先伏兵斬王淵繼殺內官然後領兵伏闕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戩以聞詔斬世脩于市斬御營中軍統制官吳湛上以湛佐二叛爲逆諭韓世忠使圖之世忠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出詔戮湛于市傅犯常山縣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世忠入辭白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函首以獻也上曰能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爲宗社刷恥傅軍之行也常以王鈞甫馬

桑吉將赤心隊爲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上命諸將以罪止傅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桑吉張逵餘皆罔治赤心軍士聞詔寬大乃叛傅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赤心之衆降於望望使人受降書未幾其前軍統領官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桑吉父子首以降賊黨大懼詔以翼爲翊衛大夫溫州觀察使傅等聞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上世忠聞之恐其滋蔓闖廣乃自浦城捷出以邀之丁亥傅寇浦城縣時王德既殺陳彥章欲與韓世忠相角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

忠至浦城北四十里與傅正彥遇于漁梁驛正彥屯溪南跨溪據險設伏相約爲應世忠率諸軍力戰瞋目大呼挺矛而入正彥望見失聲曰吾以爲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却世忠揮兵以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傅棄軍遁去是日苗翊率衆出降復用其將孟皐計欲遁之温台裨將江池聞之殺皐擒翊降于周望傅與苗瑀張逵收餘兵入崇安縣喬仲福王德共追盡降其衆傅夜脫身去變姓名爲商人與其愛將張政亾之建陽縣主豪詹標覺而邀之留連數日政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執以告南劍州巡檢呂熙熙以述福建提點刑獄林杞傅銜政遂言於捉者曰某郡是張則汝功已被張分之矣杞懼政分其功與熙謀使護兵殺政崇安境上自以傅追世忠授之遂檻赴行在

宋吳曦

吳曦璘之孫初劉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先宗紹熙三年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掌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密爲四川安撫置制使陛辭奏曰臣入蜀后吳挺脫至死

亾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其軍許之四年卒宻使楊輔等權總其軍以殺吳氏權寧宗初趙汝愚當國亦以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命張詔爲興州諸軍都統制代領其軍而以挺子曦爲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景泰元年曦爲殿前副都指揮曦以世守西蜀爲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行賂宰弼規圖帥蜀會韓侂胄謀開邊曦潛畜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之陳自強納曦厚賂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　政郎朱不棄上侂胄書

謂曦不可主西師侂胄不報曦至鎮諸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詔曦爲四川宣撫副使仍知興州聽便宜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牒宣司勢均禮敵而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招撫使曦反謀益甚陰遣客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爲蜀王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素所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掎角則旌麾所指

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曦陰遣使送疑于綱、佗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爲持重、按兵河池不進、潛爲金人地以困王師、佗胄不知（必）覺、會正使程松至、曦不庭參、松不敢詰、曦復多摘取松衛兵、松亦不悟、金人破和尚原、犯西和守將拒之戰方急、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曦時已布心腹于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招集忠義厚賜以收衆心、與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大散關、曦因撤驀關之戍、敵由版閘谷、遶出思後、思遁、金遂陷大散關、曦退屯置口、舉人陳國飾投匭上書言曦必叛、佗胄不省、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摩、金遣使持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金完顏抄合攻鳳州程松、求援于吳曦、紿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諭松使去、松不知所爲、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自興元亟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匄贖禮、稱曦爲蜀王、曦以札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爲劍、亟奔逃、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陝西、向掩泣曰、吾今始獲保顱矣、李好

義敗金人於七方關、曦不上、其提還興州、翌日曦召
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
衆失色、王翼楊駁之抗言曰、吾意已決、卽詣甲仗庫集
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如此則相公入十年忠
兵將官語、故皆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三年正月曦
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
曦乘黃屋左纛、僭王位於興州、卽治所爲行宮、稱是
月爲元年、曦旣僭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遣董鎭至
成都、治宮殿、將徙居之、曦所統軍七萬、分隸十統帥、
遣將戍萬州、忘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

蜀士生色

丈夫能成死卽死亦何憾曰源是已

遣兵扼巫山、得勝羅護等砦、以遏王師、侂胄聞曦反、
或勸不如因而封之、侂胄納其說、吳曦爲曦謀、宜收
用蜀名士、以繫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塗
其目楊震仲飲藥卒、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僞命、楊修
年詹久中家大酉李道傳悉棄官去監興州合江倉
楊巨源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及忠義士朱福等
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稱
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內、巨源曰、
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
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

不足以主此事會興州中軍
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等十數人
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但曦死
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
丙主事邀巨源與會巨源與約還報丙大喜始出
視事君玉草密詔略曰于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
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
月甲戌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
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
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
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于
戕戶欲逸李貴卽前執之亦中曦頰反撲貴仆于地
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
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
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宣撫使巨源權參贊
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
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
送朝廷曦僭位凡四十一月金遣兀术高琪奉冊于
曦未至而曦已誅矣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
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從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

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三月楊巨源等謂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爲後患丙從之于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諸將取階成鳳州及大散關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攻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不許（誤）士氣皆沮五月好義襲秦州與女眞將木虎高琪戰敗績好義還爲吳曦將王喜所毒而卒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六月誅吳曦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事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逼判心益不平乃愬功于朝或謂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長橋而敗丙密使人收臣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人殺之忠義之士莫不扼腕流涕

元鐵失

鐵失者當英宗即位之初以翰林學士承旨宣徽院使爲太醫院使有珍珠燕服之賜特授御史大夫仍金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英宗嘗御鹿頂殿

謂鐵失曰徽政雖奉太后朕親之與諸司同凡簿書
宻悉令御史檢覈而又命領左右阿速衛治書侍御
史鎖南鐵木迭兒之子也罷爲侍講學士鐵失奏復
其職英宗不允英宗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
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爲耳目曩者鐵
木迭兒貪蠹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宻籍其
家以懲後也又明年三月申命大夫鐵失振舉臺綱
詔諭中外既而御史臺請降旨開言路英宗曰言路
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爾朕知嚮所劾者率因
宿怨羅織成獄加之以罪遂玷其人終身不得伸監

察御史嘗舉人思吉思可任大事未幾以貪墨伏誅
若此言路選人當乎否乎時鐵木迭兒既死罪日彰
英宗委任拜住爲右丞相振立紀綱修舉廢墜以進
賢退不肖爲急務鐵失以姦黨不自安潛蓄異圖秋
八月癸亥英宗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
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大司農失禿兒宣徽使鎖
南典瑞院使脫火赤知樞密院事副使阿散僉書樞
密院事章台衛王禿滿及諸王月魯鐵木兒等以鐵
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殺左丞相拜住而鐵失直
犯禁幄手弒英宗于臥所晉王即位鐵失及其黨皆

伏誅、